

# 拉斯蒂涅之個體化蛻變

陳維玲

## 導言

《高老頭》於1835年正式問世，巴爾扎克透過大學生拉斯蒂涅的視角，以鉅細靡遺的寫作筆法深刻地描繪出19世紀巴黎種種樣貌。出版後廣大的回響為當時已頗具盛名的巴爾扎克帶來空前的勝利，也為他在法國現實主義中留下不朽的地位。本文將不同以往以社會結構、現實主義等對巴爾扎克作品一貫的評論手法，改採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的角度探索小說與作者潛意識之個體化歷程。

## 何謂個體化

心理學家榮格以個體化歷程（Individuation Process）闡述推動個體心理結構演進之模式。首先，藉由拆解對於外界環境、人物的認同或對於潛意識形象的肯定，將自我核心從中抽離；其次，將集體潛意識所浮現出的原型人物投射於實體經驗，透過與被投射人物的互動或內在對話啟示以更深的向度，融入心靈核心。「分離」與「合體」持續作用下，心理結構沿著個體的獨特性成長，使個體脫離心靈的初始狀態，由集體潛意識走向個體潛意識的塑型，演變成爲「一個人」<sup>1</sup>的整體意識。分析心理學對於心理發展歷程的理論相異於由阿德勒（Alfred Adler）所創立之

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亦相異於佛洛伊德所論述之性心理發展論（Psychosexual Development）。榮格承繼佛洛伊德對於里比多（Libido）支配的潛意識論點，並在其定義上作出修正，指出原慾只是整體心理發展的一環，而非全體。然而隨著成長之演進，藉由外界環境觸及內在，使個體由集體潛意識的原始心靈推向建立起個體潛意識的過程，再進一步的構築自身對於外界之闡述，是為個體化之過程。

## 象徵拆解

《高老頭》的角色在作者有意識的書寫與無意識的創作投射下，存在心理的象徵意涵，經由角色互動與劇情的發展，得以詮釋出巴爾扎克個體化歷程中，「母親形象分離」、「人格面具與陰影整合」的縮影。

在幼年心理發展的歷程上，照顧自己成長的女性是母親形象主要的投射對象，不論是原生母親或養母，個體都能從被投射者中察覺到集體潛意識中「母性」的原型。她可以是里比多（Libido）<sup>2</sup>注入的對象，成爲集體潛意識中永恆女性「阿尼瑪」原型，也可以是啟蒙者角色的投射，成爲智慧老婦（Wise Old Woman）的原型意象。阿尼瑪存在於集體潛意識，是所有男性內在深層的女性原形，隨著深層核心的意像投射於個體潛意識，與外在環境接觸女性相關經驗向內映

射，塑造其投射之形象，浮現於夢境、書寫、自由聯想的隻字片語中。

巴爾扎克幼年缺乏母親關愛的經驗，可能深化了伊底帕斯情結的發展，使得戀愛對象多為年紀或社會經濟地位大於自己的貴夫人，作為內在母親形象空缺的填補。與年輕時期巴爾扎克交往的貝妮夫人，即同時具備此二特點。她在巴爾扎克面臨創作挫折給予了支持，在面臨經濟困境時給予了協助，並且培養了巴爾扎克的文學內涵，將自己的藝術鑑賞力傳承給了巴爾扎克。貝妮夫人使得集體潛意識中的智慧老婦原型意象浮出於巴爾扎克的心靈，而同時作為戀愛對象，與阿尼瑪的原型是重疊的。然而隨著個體化歷程的發展，智慧老婦與阿尼瑪同時並存的認同逐漸動搖，兩個原型分離，巴爾扎克不再追求於能庇護他，給予他支持的女性。

巴爾扎克順利的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並且逐漸成名之前，藉由認同智慧老婦原型的指引，讓他在艱困的環境中仍然相信成功的可能，外在做為原型投射的貝妮夫人則以實際的作為支持著他，不論是信念或是經濟上的支持。當巴爾扎克踏上了自己選擇走的道路，獲得成功時，他不再需要從困境中獲得啟發，不再需要從絕望中獲得救贖，原型意象的目的已然完成。引導者的任務結束後，對智慧老婦認同傾向降低，逐漸的消融於集體潛意識當中。在寫作《高老頭》時，巴爾扎克的戀愛對象也開始轉變：他已不再從大於他年紀的女性獲得照顧，轉而由小他六歲的韓斯卡夫人（Eveline Hanska）獲得愛情。當小說的時間背景拉回到巴爾扎克二十多歲的時空時，藉由回憶能夠寫實地記載各種細節，然而來自潛意識中的投射無法逆著個體化歷程回到當時的時空。因此，小說內疊合的兩個原型已然分離，如同寫作時巴爾扎克的心靈結構，所投射的人物也分離成

鮑賽昂夫人與紐沁根夫人。鮑賽昂夫人與其所處的貴族集合形象，是智慧老婦原型的投射，為渴望進入貴族的拉斯蒂涅帶來了啟示，他看到了現實的淒涼，華麗後的荒謬，然而卻也帶著他走向這條道路，直到鮑賽昂夫人離開：

拉斯蒂涅眼看著特·鮑賽昂夫人坐上他的旅行轎車，接受了她淚眼經營的最後一次道別，證明社會上等級最高的人也逃不出感情的規律，也不能過著毫無悲苦的生活，像一般欺騙群眾的人們所宣傳的那樣。隨後在五點光景，歐也納在又冷又潮溼的天氣裡，走回伏蓋公寓。他的教育已經完成。（251）

## 意象融合

拉斯蒂涅作為人格面具的化身，他已然從原型意象中獲得了啟示，踏上了進入貴族社會的道路。而作為阿尼瑪的投射，紐沁根夫人所擁有，可能從丈夫身上獲得的財富，成為了吸引拉斯蒂涅的特質。在現實中，巴爾扎克不斷的與許多有地位的貴夫人交往，從他們身上可以獲得虛榮的滿足，但卻無法延續著愛情的熱度，直到韓斯卡夫人的出現，才讓他有了不同的決定。韓斯卡夫人擁有可能繼承丈夫莊園與僕人的權力，也具有一定的財力，與紐沁根夫人相似的特質或許吻合了自己內心中阿尼瑪的特質，因而讓巴爾扎克在最後，做了與韓斯卡夫人結婚的決定。紐沁根夫人與拉斯蒂涅未完成的結局，留下了開放的空間，也是巴爾扎克給予阿尼瑪有著無所限制，擁有自由發展可能的象徵。

另一方面，面對伏脫冷提出鉅額金錢的誘

惑，拉斯蒂涅一步一步的遠離最初的善良，即使沒有接納伏脫冷的提議，但沈淪的聲音不斷地在機會出現時提醒著他。向伏脫冷靠攏的拉斯蒂涅是所投射之兩種原型的接近，以角色互動的方式做為人格面具與陰影整合的象徵。當對外所認可的模樣以人格面具形成，所否定的也以陰影存在，看似懸殊的兩者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心靈結構中，不論在眾人面前有著如何閃耀的姿態，暗處中仍然保留了被壓抑的恐懼，被隱藏的邪惡。然而恐懼無法被征服、邪惡也無法被善良驅散，過度認同人格面具等同過度的否定陰影，兩者力度的強化造成兩者的對立，猶如再強的光，也無法讓陰影消逝，因為造成陰影的阻礙沒有被移開。因此在個體化歷程中，整合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立必須由光明走入黑暗，從人格面具走向陰影。面對著恐懼，個體化歷程引領著自己走入其中，成為了恐懼本身，此時，恐懼已不再是恐懼，它轉變為自己所接納的一部分。

## 結語

當伏脫冷提出娶泰伊番小姐換取繼承龐大遺產的提議前，拉斯蒂涅的行為顯得單純，甚至帶點笨拙；他用理想化的思維運作於上層社交圈，他看不見複雜關係背後的脈絡，而伏脫冷偶爾說出的真相、不經意說出拉斯蒂涅不敢思考的惡，讓拉斯蒂涅顯得不自在。此階段中的人格面具無法接受它所否定的觀點，面對陰影的存在自然地予以畫清界線。當他們第一次衝突的發生，原以為有場生死決鬥的拉斯蒂涅，意外的看見伏脫冷沒有顯現出的一面，一種真誠打開了他們彼此存

在的隔閡，伏脫冷提出了一項誘惑，讓拉斯蒂涅純真的思維開始轉變。與紐沁根夫人關係的變化、從高老頭身上看到的淒涼，讓他面對伏脫冷的誘惑時猶豫了；他沒有辦法直接拒絕，多次地思考著接受後的好處。當拉斯蒂涅決定要踏入貴族社交圈時，個體化歷程從內心深處修正思維，他拋棄部分原先的堅持，放下對於陰影的排斥，思考著接受以誘惑為包裹的陰影，即是人格面具與陰影整合的開端。作者「逃避法律事業」的決定，以伏脫冷隱藏的「罪犯」身分作為象徵，當伏脫冷被捕，象徵的身分瓦解，他無法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意味著作者對於走向法律事業的接納，得到做為選擇此人生道路之人格面具拉斯蒂涅認可。

伏脫冷就此消逝了嗎？拉斯蒂涅接受社會帶給他的憤慨，對著巴黎社會荒謬的價值發出怒吼，他不再抗拒黑暗，黑暗已是他的一部分，甚至給予黑暗帶來威脅的力量。他是拉斯蒂涅，此刻，他成為完整的自己。

## 參考書目

- 巴爾扎克。《高老頭》。傅雷譯。台北：桂冠，1995。
- Jung, Carl G . The 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9.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a.
- Jung, Carl G . The 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9.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b.
-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 註解

1. 意識到自己成為了一個人為個體化的目的，也為察覺個體化過程的方式。
2. 源自於佛洛伊德對性能量的論點，他認為性驅力是心靈能量的主要泉源，也是行為的內在成因。